



中蘇友誼的故事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中蘇友誼的故事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中蘇友誼的故事

梁棟、劉小燕、林彬等插圖

☆

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瀋陽市馬路灣）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211·787×1092 1/32 印張·55,000字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128 定價：2,700元

前 言

去年十月，中蘇兩國政府發表了關於中蘇舉行會談的公報。在公報中，具體地規定了兩國在各方面進一步的互助合作。這是符合中蘇兩國八萬萬人民的一致願望和共同利益的，這是中蘇兩國之間無比深厚的友誼的新發展。

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已滿五週年了。五年前，毛主席在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簽訂時就說過：「在中蘇兩大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充分了解與深厚友誼，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人們可以看見：業已經過條約固定下來的中蘇兩大國人民的團結將是永久的，不可破壞的，沒有人能夠分離的。而這種團結，不但必然要影響到中蘇兩大國的繁榮，而且必然要影響到人類的將來，影響到全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勝利。」五年來，許多生動的事實證明：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愈益鞏固了；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確實是我國實現工業化，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遠東和平和安全的可靠保證，與維護世界和平事業的重要因素。

蘇聯人民對我國真誠的友誼和無私的援助，對於被蘇聯紅軍解放已經十年的我國旅大地區的人民，是體會得特別具體、深刻的。因而，當着全國人民懷着歡欣鼓舞和無限感激的心情，歡呼中蘇兩國會談的重大成就，歡呼中蘇兩國友好合作的進一步發展的時候，我們就着重在旅大地區組織作者撰寫了這些生動的友誼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真人真事。讀者從這些故事中，不僅可以加深認識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是

建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的共同願望的基礎上，而且也可以看到，在蘇聯共產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蘇維埃人的形象——他們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質。他們爲了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日以繼夜地工作；他們在和我國人民一起工作和生活中，經常注意幫助我國培養建設人材，鼓勵青年人進步。……類似這樣的生動事蹟很多，限於時間、力量，我們只能先發表這些。希望將來能繼續出版更多這樣的友誼故事。

本書的組稿，旅大市中蘇友好協會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給介紹作者，介紹題材，給解決工作上的困難。此外，旅大市文聯、旅大人民日報社等機關也給了我們許多幫助。本書得以較快的出版是和他們的大力協助分不開的。謹在這裏一併致謝。

編 者

一九五五年二月

目 錄

前 言

莫弗道夫斯基·····	田 豐 (1)
伊萬諾夫和小王·····	張秉舜 (9)
保守秘密·····	申 仲 (16)
一張單據·····	申 仲 (19)
香煙的故事·····	任 晨 (21)
馬里蒂諾夫和小龍·····	劉 軍 (24) 紀亞倫
難忘的友人——安德烈夫·····	黎 光 (30)
大砂造型的故事·····	朱希春 (36)
知心的朋友·····	張秉舜 (43)
熱愛孩子的蘇軍上尉·····	田 豐 (49)
熱愛蘇軍的老劉頭·····	藍 風 (54)
送 禮·····	海 尼 (58)
在三號電車上·····	呂漢英 (62)
「季娜」和她的媽媽·····	厲 風 (68)
好鄰居·····	文 爾 (74)

莫弗道夫斯基

田 豐

刺骨的寒風在造船工廠的上空怒吼着。

隆隆的機器聲，沉重的打鐵聲，震耳欲聾。

冬天的白晝，顯得分外短，下班的汽笛剛響過，天色已是暮晚了。接班的工人，開始繼續着上一班工人所沒完成的工作。

蘇聯專家莫弗道夫斯基換上回家的衣服，對着鏡子梳整了一下蓬亂的頭髮，心情愉快地離開了辦公室。當他剛跨到樓梯口，一眼看見了張鴻增和他們小組的另外三個工人，正在造船台上，練習操作自動電銲機。他不由地停住了脚步，自言自語地說：「這些小伙子和以前不同啦，現在已經戀上了！」

「噹」的一下震耳聲，就像一塊石頭突然衝破了平靜的水面一樣，衝破了莫弗道夫斯基的滿意心情。他急忙跑到造船台上，撿起劉德魁剛摔了的電嘴子，向他問道：

「你怎麼啦？」

「電嘴子一動就壞，怎麼也修不好。算了，我學不會這玩藝兒，還是去做人工電銲吧！」劉德魁怒氣沖沖地說。

莫弗道夫斯基笑了笑，什麼也沒說，蹲下來就修理。

現在莫弗道夫斯基的心情是沉重的，他滿心想在最短的期間內，使張鴻增小組能夠獨立操作最新式的自動化和半自動化的電銲機。他接受了這項任務以後，整整一個月，不管是在吃飯和睡覺的時候，同愛人談笑和散步的時候，或者是在完成一千二百匹馬力船舶的前夕，他忙着檢查機器、油倉

以及每個螺絲釘合不合乎質量標準的時候，他都不斷地惦念着這件事。雖然對他來說，這是業餘的。但是他從未把它放在次要地位。過去，張鴻增小組爲了去找碎鐵板作電鉗練習，不得不經常停工；自從莫弗道夫斯基和修船廠講好每天送來碎鐵板以後，他就再沒看到張鴻增小組有過中途停滯的時候。爲這件事，莫弗道夫斯基也曾經興奮過。

站在旁邊的張鴻增，是理解蘇聯專家的這種心情的，他看看劉德魁，又看看專家，心裏感到十分難過。他知道專家爲了提前作好「生產進度表」，已經三天三夜沒睡好覺了。

「好了，你把它安上試試看。」莫弗道夫斯基對劉德魁說。「學習任何一種技術，必須耐心，成功是在不斷地探求中獲得的。這種技術現在中國會的人還很少，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正需要這種技術。將來你們學會了，不但能提高現在的電鉗速度，而且還可以傳播給各兄弟工廠，這就會加快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任務是多麼光榮啊！爲什麼你又想不學了呢？」

劉德魁瞅着蘇聯專家已掛了紅絲的眼角，和那和藹的態度，連脖子都紅了。他低下頭來，一聲沒吱，接過電鉗，又重新幹起來。專家走過去，又親切地對他說：

「以後再不要這樣了，應該愛護機器和鉗藥，你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從遙遠的莫斯科運來的，莫斯科的工人們爲製造這些東西，是曾經流過汗的。」

張鴻增小組又練習電鉗了。專家站在旁邊仔細地看着。

「可是，你們該回家了。」他好像突然發現了什麼重大問題一樣。

「我們都願意在這兒再學習一會兒。」張鴻增答。

「那你們也應該去吃飯啊！」

「我們再等一會兒就完了，可以回家吃。」

「不行，到吃飯的時候一定要吃飯。你是共產黨員，你應該加倍地來關心工人們的健康。」

「那你為什麼不回去吃飯呢，莫弗道夫斯基同志？」專家被張鴻增這出乎意料的反問，問住了。他只好回答說：

「我已經吃過了，而且吃得很飽。」

張鴻增和另外三個工人，被專家催促的只好去吃飯。造船台上只剩下了專家一個人。

寒風透過大門陣陣地向造船台上撲來。莫弗道夫斯基的深藍色的、筆直的西服褲子和他那金色的頭髮，被颳得來回飄動着。他，矮矮的健壯的身材，高高的鼻子，豐滿的嘴唇……構成一張俊美的臉龐。看他的神氣，只不過是三十多歲，但是，只要你略微一留心，就能從他臉上那幾條皺紋中，從他的敏銳的目光中，看出他是一位飽經風霜、相當老練的人了。他站在造船台上，若有所思地觀察着張鴻增他們所鐸的鐵板，不斷地搓着冰冷的手。這時，他已經忘記了自己是三晝夜沒有回家的人，忘記了自己的愛人今天曾打過好幾次電話叫他晚上早點回家的事。疲勞、飢餓、寒冷和家庭的溫暖，這一切就好像他都沒有權利去考慮一樣，而一種高度的責任感，湧上了他的心頭。

「你怎麼還沒回家呢，莫弗道夫斯基同志？」張鴻增他們吃完飯回來了。

莫弗道夫斯基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反而問張鴻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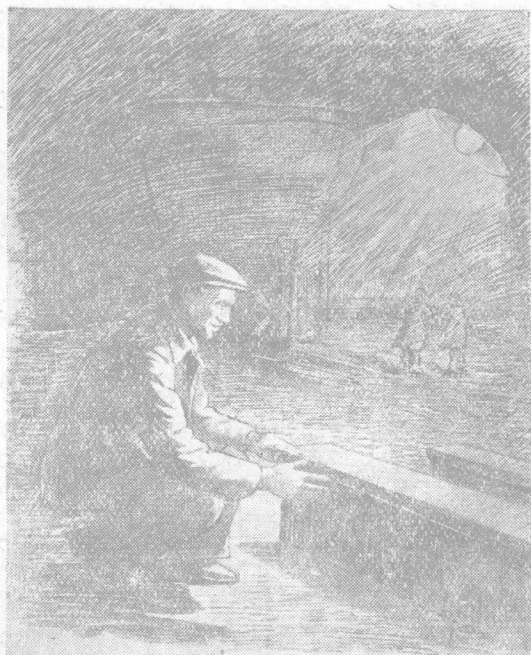
「你們鐸的活為什麼淨小眼呢？」

「我們就是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才沒回去。」張鴻增說。

「發現這個問題幾天了？」

「兩天。」

「爲什麼不早點兒告訴我呢？」莫弗道夫斯基不高興地



梁棟 赫鳳畫

問。

「我知道你在忙，怕打攪你。」張鴻增雖然知道他這種回答會使專家生氣，但是他一時也想不出來妥當的理由。

「不對。一個人無論怎樣忙，也沒有權利推卸自己所應該做的工作。幫助你們

學好技術，這是我的責任。」莫弗道夫斯基的嚴肅態度，使張鴻增無話可答。

「以後再不要這樣了，知道嗎？」專家轉為和藹地說。張鴻增點了點頭。

專家請大夥都過來，這時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圓圈。專家蹲在那裏，指着他們所鉚的活說：

「鉚的活淨小眼，有三個原因：第一、鐵板有鏽；第二、鐵板有油；第三、天冷鐵板太涼，內有氧氣。」接着，專家又仔細地給他們講解，如何克服這種現象，和如何操縱。

張鴻增第一個按着專家的指示開始做了。他一下把電鈕

按大了，速度有些快，專家就把着他的手，告訴他要慢慢按。約莫鐸有半公尺長，張鴻增把電鐸機停住了，他不安地望着專家，等着莫弗道夫斯基給他鐸的活作個評價。專家知道張鴻增的這種心情，就指着鐸的還合乎質量標準的那半公尺對他說：

「這一段鐸的很好，確實是很好。你過去經常說自己才念了兩年半書，不可能學會操作這種複雜機器，已經沒有根據了吧？」專家輕輕地拍着張鴻增的肩膀繼續鼓勵他說：「就拿你現在鐸的這個活來說，將來你一定能成為新中國的電鐸專家。」

張鴻增笑了，專家也笑了。

「莫弗道夫斯基同志，現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張鴻增關心地說。

專家看看手錶，時間已經是晚九點了。他很自然地點了點頭，就離開了造船台。

夜晚，工廠的一切聲音，顯得分外震耳。冬夜的那種怕人的寂靜和孤伶，在這裏是感受不到的。但是，這裏和其他廠礦不同的是，當你走出車間，就可以望到漫無邊際的大海，就可以吸到海的氣味。莫弗道夫斯基自從來到了中蘇造船公司以後，經常願意來看這夜晚的海景，現在他又一個人來到了這海邊。吼叫着的風，並沒有使他感到有什麼冷意，相反地，使他從心底深處產生出一種力量，憶起那些難忘的日子。在蘇聯衛國戰爭的艱苦年代裏，他曾冒着砲火，經歷過多少酷寒的夜，保衛了伏爾加河。如今，他一看到這冬夜的海，就很自然地回想起當年身經的艱苦和光榮的日子，雖然那是河這是海。

造船台上的工人們，練習電鐸的興趣更高了，因為他們已經初步地解決了近兩天來所愁着的眼子問題。張鴻增要大夥收拾收拾回家休息，劉德魁願意鐸完正在鐸的這一段再走。張鴻增剛想去洗洗手，只聽劉德魁說：

「組長，你看這個電鉚機怎麼老往後走？」

張鴻增急忙趕過來一看，電鉚機果然不是像先前那樣往前走，而是往後退。他親自動手一連試驗了四、五次，都是這樣，這一下子可把他們都難住了。

「等明天請專家給咱們看看吧！」劉德魁說。

「不對，」張鴻增說，「我們不能一有事就找專家，專家比咱們忙得多了，造船廠裏有多少工作需要專家做啊！」

「專家才來到我們這裏四個多月，就顯得有些瘦了。」站在旁邊的劉志模，表示同意張鴻增的說法。

「是啊，今後我們要少打攪專家，必須學習莫弗道夫斯基同志的那種刻苦鑽研精神。其實，莫弗道夫斯基同志很年輕，問題是在於人家責任心強，肯開動腦筋，善於鑽研。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是蘇聯共產黨和政府派來幫助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責任重大。他曾表示一定要完成黨和政府交給自己的任務，實現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希望。所以，我們要多體貼專家，多向專家學習。」張鴻增對大夥說。

於是，他們都蹲在電鉚機的周圍，尋找它往後退的原因。找了半天，也沒個頭緒。這時，張鴻增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急的不知怎麼好了。「電鉚機是從遙遠的莫斯科運來的」，他想到專家曾經說過的這句話，就覺得自己沒能很好地愛護機器而受到一種無情的譴責。

「你們怎麼還沒回去呢？」大夥隨着聲音一看，是莫弗道夫斯基專家來了，這時都不覺一怔。

原來，莫弗道夫斯基在海邊站了一會兒，放心不下，想回去也晚了，索性看看他們幹的怎麼樣，並想和大夥一起走。但當他剛靠近造船台的時候，他忽然一轉念：「我一去，他們幹的就不大胆了，我應該在背後看看他們。」於是他便邁

步走到造船台底下。臉朝上一望，被電銲燒的鐵板，像個紅布條一樣。對於有着豐富電銲經驗的莫弗道夫斯基來說，這一望，質量如何心中就全明白了。他望着質量好的地方，內心感到了極大的欣喜。他坐在旁邊的木板上，願意再多看兩眼。他正在望着出神的時候，突然電銲機停了，而且很長的時間，也沒有動靜，他心中納悶，估計可能是出毛病了。這樣，莫弗道夫斯基就又來到了造船台上。

「發生什麼問題了嗎？」莫弗道夫斯基看着張鴻增冒汗的臉問。

張鴻增把剛才所發生的事，都一一地告訴了專家。專家一聽，笑了，對他們說：

「這怪我教的不細緻。電銲機往後退，是因為機器裏邊的單項綫斷了。」他邊說邊把機器打開，把斷了的單項綫找給大夥看。大夥一看，果然是這樣。

電銲機又好使了，大夥都很高興。蘇聯專家又指着電銲機對張鴻增說：

「你們應該給電銲機製造個軌道，這樣它走起來，既直，又不用人把着。」

「時間少啊，莫弗道夫斯基同志。」張鴻增答。

「你們的時間都是怎樣運用的呢？」

「每天除了練習電銲以外，不是有政治學習，就是有技術學習，再不就是開會。」

「你們應該利用技術學習的時間，來製造電銲機的軌道。」莫弗道夫斯基把張鴻增小組的時間計算了一下這樣說。

大家點頭表示同意專家的意見，這樣還把技術學習和現在學習電銲的任務，結合起來了。

時間已到晚十一點了。張鴻增怕專家熬壞了身體，就勸

他說：

「時候實在是不早了，莫弗道夫斯基同志，你無論如何也得回去休息了。」

「對，咱們都該回去了。不要影響明天的工作。張鴻增同志，快叫工人們收拾收拾回家休息吧！」專家關懷着工人們的健康。

張鴻增和工人們看着莫弗道夫斯基的樣子，都覺得：自己要不走，專家是不會走的。於是他們就各自脫去工作服，收拾了各種工具，作出要回家的樣子。莫弗道夫斯基一看工人們真的要走了，他才放心離開了造船台。這時，陣陣的倦意，使莫弗道夫斯基才開始感到自己是有些疲勞了。

專家走後，張鴻增他們一直在造船台上學習到午夜一時。成功和興奮，最主要的還是專家熱情的教導，使他們忘掉了休息。

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年。

造船廠穿上了節日的新裝，它在迎接着各兄弟工廠的代表——他們是來自江南造船廠和武漢造船廠。在擁擠的人羣中，張鴻增正在給各兄弟工廠來參觀的代表們表演着自動電鉚機。張鴻增那樣從容自如的操作技巧，博得了參觀者們的同聲讚揚。按着張鴻增所操作的速度，比一般人工電鉚提高了十三倍到十八倍。如果，人們要是不知道他在半年前還是個生手的話，那麼一定會認為他是具有豐富經驗的電鉚家了。站在旁邊的蘇聯專家莫弗道夫斯基，也在滿意地看着張鴻增的表演。莫弗道夫斯基的喜悅目光，給張鴻增帶來了無限溫暖和鼓舞；而專家因張鴻增小組已成長為一等先進小組，也感受到了一種最大的幸福。

伊萬諾夫和小王

張秉舜

在車間的南邊，立着三個又高又粗，淨是鐵鏽的化鐵爐。這三個爐已經有十五、六年了。不過在小日本統治的時代，工友們成天不是挨打，就是挨罵，誰也沒有心思愛護它，瞅着日本鬼子看不見，還拿大錘砸它兩下子。日久天長，有兩個已經被糟蹋的不能再化鐵了，剩下的這一個也沒有多大的壽命了。

解放以後，工友們雖然對它百般的愛護，但是終因年頭太多，爐太破，又加上風車風力弱，一點鐘只能化一噸多鐵，工友們想盡一切辦法，想從這個爐身上多擠出點油水，多化點鐵，可是每回都失敗了。

今天化鐵組小王又把風眼改了一下，希望能使化鐵速度提高，大家都像助產士等着難產的嬰兒一樣的看着爐。風車還是單調的「鳴——鳴——鳴——」地吹着，已經有半個多鐘頭了，頭一包鐵水還沒化出來，大家都很失望。廠長低着頭圍着爐直打轉轉。小王目不轉睛地看着爐，心裏想：「這樣下去怎麼辦？鐵水化不出來，生產任務完不成，怎麼能發展生產呢？」

正在發愁的時候，忽然想起廠長說過：最近有一批蘇聯專家到工廠來。可是，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來呢？他急忙拉住廠長的胳膊問：「廠長，蘇聯專家什麼時候來呀？咱們所有

的辦法都使盡了：換爐底、改風筒、改風眼……怎麼的也不行，真希望他們能快一點來。】

其實，廠長也不知道蘇聯專家到底什麼時候能來，只是含糊地回答：「今晚開廠長聯席會的時候，再問問總經理。」還沒等小王再說話，公務員來叫廠長去接電話。

二

頭一包鐵水都出完了，廠長還沒回來，大家都很着急。等了半天，廠長領來了一位身材高大，看樣子很年輕的蘇聯同志。

經過廠長簡單的介紹，大夥才知道，這就是日夜盼望的蘇聯專家伊萬諾夫同志。工友們一窩蜂似的把伊萬諾夫同志圍起來，爭搶着和他握手。小王一下子擠在前面，握住了伊萬諾夫同志的手，看了他半天，興奮地說：「你就是來幫助我們建設的伊萬諾夫同志嗎？」伊萬諾夫同志笑着點了點頭。接着小王就喊：「歡迎伊萬諾夫同志來指導我們！」別的工友也跟着喊起來。伊萬諾夫同志却很謙虛地說：「我不是來指導大家的，我們大家可以在一塊兒研究、學習，彼此取長補短。……」

伊萬諾夫同志簡單地說了幾句話以後，用手指了指化鐵爐問廠長：「就是這個爐？」廠長點了點頭。

伊萬諾夫同志也不顧身上穿的嶄新西服，就爬在滿是鐵鏽的爐體上，從風眼往裏看了看，然後又要上爐頂去檢查。

廠長阻止他說：「伊萬諾夫同志，你剛到，應該休息一下，過兩天再說吧。」

「過兩天？廠長同志，近代化的工業生產，在兩天的時間內，能創造多大的財富啊！再說我來這裏也不是爲了休息。」

「就是現在檢查也應當換上工作服哇。」廠長沒有辦法地解勸着。

伊萬諾夫同志看了看已經沾滿鐵鏽和灰土的衣服，一揮手說：「不要緊。」接着就上梯子。小王也隨着爬上去，一邊介紹情況，一邊看着蘇聯專家進行檢查的情形。爐頂檢查完以後，接着又到風車室檢查，檢查完以後，伊萬諾夫已經變成一個土人了。但他自己却好像沒有覺得，只顧跟廠長說：「這個爐太老太破，應當趕緊想辦法做新的。化鐵慢，主要是風力的關係。風力強，火才旺，自然化的也就快；風力弱，火吹不旺，所以化的也要慢。」

廠長說：「對了。」他又指着小王說：「他今天才把風眼改了一下，可是還和從前一樣。」

伊萬諾夫拉住小王的手說：「怪不得你對爐很熟，原來你想把它改造一下，很好！」說着用手拍了拍小王的肩膀。

三

在一次廠務會議上，伊萬諾夫同志把化鐵爐的情況作了報告，他說：「現在產量提不高，主要原因是化鐵慢。化鐵慢的原因是風力弱，另外這個爐經過多年的使用和腐蝕，最多也只能再使用幾個月。必須趕快設計新爐。」

經過大家研究，決定把設計新爐的任務交給伊萬諾夫同志。

至於風力不強的原因，伊萬諾夫同志根據多年的經驗證明：是在皮帶上。他提議換成另外一種膠皮帶，這樣可以提高風車迴轉速度，風力自然就會強。

伊萬諾夫同志爲了更進一步地提高鐵的質量和培養小王